

飲冰室合集

梁啓超 著

飲冰室合集



文
第十一冊
集

中華書局

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九

初歸國演說辭

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

鄙人今日得列席於此報界歡迎會，而羣賢濟濟，至百數十人之盛，其特別之感想，殆難罄言。去秋武漢起義，不數月而國體丕變，成功之速，殆爲中外古今所未有。南方尙稍煩戰事，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，不折一矢矣。問其何以能如是，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。此天下公言也。世人或以吾國之大，革數千年之帝政，而流血至少，所出代價至薄，詫以爲奇。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，哲人畸士之心血，沁於報紙中者，云胡可量。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，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。鄙人越在海外，曾未能一分諸君子之勞，言之滋愧。雖然，鄙人二十年來，固以報館爲生涯。且自今以往，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。今幸得與同業諸英握手一堂，竊願舉鄙人過去對於報館事業之關係及今後所懷抱，爲諸君一言之。鄙人之投身報界，託始於上海時務報。同人多知之，然前此尙有一段小歷史。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。當甲午喪師以後，國人敵愾心頗盛，而全費於世界大勢。乙未夏秋間，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。今大總統袁公，卽當時發起之一人也。彼時同人固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，但知欲改良國政，不可無此種團體耳。而最初著手之事業，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。袁公首捐金五百，加以

各處募集得千餘金。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。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。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。當時固無自購機器之力。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。乃向售京報處託用粗木版雕印。日出一張。名曰中外公報。只有論說一篇。別無記事。鄙人則日日執筆爲一數百字之短文。其言之膚淺無用。由今思之。只有汗顏。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。乃託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。酬以薪金。乃肯代送。辦理月餘。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。然謠誣蠹起。送至各家門者。輒怒以目。馴至送報人懼禍。及懸重賞。亦不肯代送矣。其年十一月。強學會遂被封禁。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。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。益感慨時局。自審舍言論外。末由致力。辦報之心益切。明年二月南下。得數同志之助。乃設時務報於上海。其經費則張文襄與有力焉。而數月後。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。干涉甚烈。其時鄙人之與文襄。殆如僱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。年少氣盛。衝突愈積愈甚。丁酉之冬。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。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。時務報雖存在。已非復前此之精神矣。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。惟日令諸生作筆記。而自批答之。所批日恆萬數千言。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。當時學生四十人。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。精神幾與之俱化。此四十人者。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。今存五六人而已。此四十分報章。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。未幾放年假。諸生攜歸鄉里。此報章遂流布人間。於是全湘譁然。咸目鄙人爲得外教眩人之術。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。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。見攢於社會。其後戊戌政變。其最有力之彈章。則撫當時所批劄記之言。以爲罪狀。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。非徒心醉民權。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。此種言論。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。然當時之人聞之。安得不掩耳。其以此相罪。亦無足怪也。戊戌八月出亡。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。明目張膽。以攻擊政府。彼時最烈矣。而政府相疾亦至。嚴禁入口。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。不得已停

辦。辛丑之冬，別辦新民叢報，稍從灌輸常識入手，而受社會之歡迎，乃出意外。當時承團匪之後，政府創痍既復，故態旋萌，耳目所接，皆增憤慨。故報中論調，日趨激烈。壬寅秋間，同時復辦一新小說報，專欲鼓吹革命，鄙人感情之昂，以彼時爲最矣。猶記曾作一小說，名曰新中國未來記，連登於該報者十餘回。其理想的國號，曰大中華民國。其理想的開國紀元，即在今年。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，名曰羅在田。第二代大總統，名曰黃克強。當時固非別有所見，不過辦報在壬寅年，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，故託言大中華民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。當西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，由今思之，其理想之開國紀元，乃恰在今年也。羅在田者，藏清德宗之名，言其遜位也。黃克強者，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。此文在座諸君想尙多見之。今事實竟多相應，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，若符讖然，豈不異哉。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，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，頻鬧風潮，竊計學生求學，將以爲國家建設之用。雅不欲破壞之學說，深入青年之腦中，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，流弊無窮，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，增進非易。恐秩序一破之後，青黃不接，暴民踵興，雖提倡革命諸賢，亦苦於收拾。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，艱窘皆達極點，恐事機一發，爲人劫持，或至亡國。而現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，又當時所日夜念及，而引以爲戚。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，於是極端之破壞，不敢主張矣。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，專言政治革命，不復言種族革命。質言之，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，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。及丁未夏秋間，與同人發起政聞社，其機關雜誌，名曰政論。鄙人實爲主任。政聞社爲清政府所封禁，政論亦廢。最近乃復營國風報，專從各種政治問題，爲具體之研究討論。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，初志亦求溫和，不事激烈。而晚清政令日非，若惟恐國之亡而速之，劇心慌目，不復能忍受。自前十年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，殆無日不與政府

宣戰視清議報時代。殆有過之矣。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運動最烈之時。而政府猶日思延宕。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。鄙人感憤既極。則在報中大聲疾呼。謂政治現象若仍此不變。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。此語在國風報中凡屢見。今亦成預言之讖矣。計鄙人十八年來經辦之報。凡七。自審學識謏陋。文辭樸儻。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職。惟常舉吾當時心中所信者。誠實懇摯。以就正於國民已耳。今國中報館之發達。一日千里。即以京師論。已逾百家。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報沿門丐閱時代。殆如隔世。崇論閎議。家喻戶曉。豈復鄙人所能望其肩背。雖然。鄙人此次歸來。仍思重理舊業。人情於其所習熟之職業。固有所不能舍耶。若夫立言之宗旨。則仍在濬牖民智。薰陶民德。發揚民力。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。此則十八年來之初志。且將終身以之者也。而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。在今共和政體之下。不應有發言權。即欲有言。亦當先自引咎。以求恕於疇昔之革命黨。甚或捏造謠言。謂其不嫌於共和希圖破壞者。即儕輩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。與今日時勢不相應。舍己從人。近於貶節。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。吾以爲此皆響詞也。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。即以近年所主張。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。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。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。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。稍有政治常識者。頗能知之矣。當去年九月以前。君主之存在。尙儼然爲一種事實。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。於是憂國之士。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。分爲二派。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。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。即諺所謂苦肉計也。故於其失政。不屑復爲救正。惟從事於祕密運動而已。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塗炭。思隨事補救。以立憲一名詞。套在滿政府頭上。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。爲民權之武器。得憑藉以與一戰。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。然何嘗不相輔相成。去年

起義至今。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。此其明證也。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。果何負於國民。在今日亦何嫌何疑。而不敢爲國宣力。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嫌於共和。則更是無理取鬧。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。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。吾既屢言之。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。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。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。猶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。屈己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。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。夫破壞國體。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。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。故在今日。擁護共和國體。實行立憲政體。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。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。若夫吾儕前此所憂革命後種種險象。其不幸而言中者。十而八九。事實章章在人耳目。又寧能爲諱。論者得毋謂中國今日已治已安。而愛國志士之責任從是畢耶。平心論之。現在之國勢政局。爲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。以云有功。則兩俱有功。以云有罪。則兩俱有罪。要之。此諸人士者。欲將國家脫離厄區。躋諸樂土。而今方泛中流。未達彼岸。既能發之。當思所以能收之。自今以往。其責任之艱巨。視前十倍。又豈容一人狡卸者。今激烈派中人。其一部分則謂吾既已爲國家立大功成大業矣。疇昔爲我盡義務之時期。今日爲我享權利之時期。前此所受窘逐戮辱於清政府者。今則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榮於民國以爲償。此種人自待太薄。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。其束身自好者。則謂吾前此亦既已盡一部分之責任。進國家於今日之地位矣。自今以往。吾其可以息肩。則翛然於事外而已。而所謂溫和派者。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。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爲主張失敗。甚乃生出節操問題。又忘卻現在政治。絕未改良自己。疇昔所抱志願。絕未貫徹。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。則如鬪敗之雞。垂頭喪氣。如新嫁之娘。扭扭捏捏。兩方面之人。既皆如此。則國家之事。更有誰管。在已治已安之時。

人人不管國事。尙且不可。況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。若謂前此曾言立憲之人。當共和國體成立後。即不許其容喙於政治。吾恐古往今來。普天率土之共和國。無此法律。吾儕惟知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。盡人有分。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。前清政府。以國家爲其私產。以政治爲其私權。其所以迫害吾儕。不使容喙於政治者。無所不用其極。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。而放棄責任也。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。何至有此不祥之言。此鄙人所爲欲廢續前業。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天下相見也。忝列嘉會。深銘隆貺。聊述前此之經歷與今後之志事。以塵清聽。情與詞蕪。伏希洞亮。

到京第一次歡迎會演說辭

先生以十月二十日由天津乘車入京。大總統代表。各部總次長。參議院議員。各政黨黨員。各報館記者。及與先生舊交諸士。齊集正陽驛歡迎者數百人。先生既入行館小憩。客亦漸散。其與先生關係尤深者數十人。以個人名義。相約開第一次歡迎會於德昌飯店。席間由范源廉君起立致詞。先生答辭大略如下。

鄙人去國十五年於茲矣。此十五年間。國中所經變遷。殆視百五十年爲尤劇。無論物質的方面。精神的方面。以昔況今。皆如隔世。古詩稱遼東化鶴。重返國門。人民城郭。疑是疑非。鄙人今日之感慨。殆類是矣。今坐中諸豪。雖強半舊交。然欲求十五年前在此地相與往還者。邈然不可復得。則人事遷移之急。可略見矣。此十五年間。剎那剎那。流轉不住。以成今日之新現象。此新現象爲遷而至善耶。抑況而愈下耶。此當付諸各人客觀的判斷。不能強同。以鄙人觀之。則今日中國之地位。乃立於可以進化可以退化之中間。而進退惟國人所自擇者也。外人之

評我國。謂我社會凝滯不動。此在前。此誠有然。試讀西史。覺其變化流轉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特色。若佳山水無一處平板也。我國則自秦漢以迄清季。史蹟若一邱之貉。蓋二千年立於不進不退之域矣。而自戊戌至今十五年間。乃由靜而之動。懸厓轉石。速率日加。至去歲而軒然起大波。以有今日。雖其所動之方向。未敢斷定。而其脫離永靜界。則既有朕兆矣。所慮者。吾國人之惰力性。受諸先天而不易拔。事過境遷。遽復其舊。據鄙人歸國後觀察隱微。此惰力性已漸漸發現而侵入於多數人之心矣。其樂觀者流。謂經此變革。國家當能自致太平。漠然不復知憂危。惟乘此以營其私計。其悲觀者流。謂紀綱法度。廢墜至此。人心風俗。敗壞至此。陸沈在即。無復可救。吾亦惟頽然自放。委心任運而已。此兩種觀察。雖不同。要之其爲惰力性則一也。實則樂觀者。識量固愚下。悲觀者志行亦薄弱。從來國家之興衰。世運之隆替。皆由少數人以筦其樞耳。凡欲我就一事業者。必須責任心與興味。心兩者具備。在坐諸公。皆國中賢者。其對於國家之責任心。甚深且固。鄙人熟知之。亦不勞更以此相勸勉。所欲爲諸公進一解者。則興味心而已。鄙人自問生平無他異人處。惟對於一切事。皆覺興味濃摯。求學有然。治事亦有然。凡有可以勞吾心勞吾力者。則當其服勞之時。與既勞之後。皆覺有無限之愉快。至於其勤勞所得之報酬如何。則不暇問也。以故亦永無失望沮喪之時。嘗見法人布彌氏所著大英國民一書。極言英人之特色。謂其人緣地理氣候人種遺傳種種關係。養成好活動之天性。非活動則塊然不樂。其蹴踘競渡等團體競爭。終日不休。他國人驟視之。幾不解其何謂。彼固非此不能娛樂也。而其政治上之活動。亦視之與蹴踘競渡等爲娛樂之一種。故他國政治家。失敗之後。輒意氣消沈。英人則無論爲勝爲敗。泰然自若也。此言雖小。可以喻大。英國政治所以常能爲世界矜式者。皆以此也。要之。吾輩無論欲爲何事。必先有興味。然後有精神。必自有精神。然後能引起。

他人之精神。精神貫注。何事不成。若仁人志士。曙然厭世。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吾國今日。實處於極艱窘之地位。吾儕憂國之士。亦隨之而處於極艱窘之地位。故吾願以興味之說進。願諸君以今日歡迎鄙人興味歡迎中國前途。則國家之福也。

蒞共和黨歡迎會演說辭

十月二十日午後三時。共和黨開歡迎會於本部。理事那彥圖君主席。幹事黃爲基君述歡迎詞。略述先生十餘年來對於國家所盡之義務。謂中國政體改革。實蒙先生之賜。且稱吾黨素奉先生之教爲圭臬。先生雖未入黨。然吾黨中人皆已認先生爲精神上之同黨。願先生更加指導云云。先生演說辭如左。

鄙人今日承國中。最有歷史。最有價值之大政黨開會歡迎。實歸國以來第一榮幸之事。吾稱共和黨爲最有歷史。最有價值之黨。絕非泛泛作而諛語。吾常以爲人類道德之最可寶貴者。莫如不畏強禦之精神。觀共和黨過去之成績。庶足以當之。蓋共和黨常出其能力與專制政治奮鬪。而著著奏效。去年八月。其蹶起以摧破二千年君主專制政治。使無復痕跡者。共和黨首及黨員之力也。共和成立迄今一年間。其防禦寡人專制政治。使不能發生者。亦共和黨首及黨員之力也。去年八月十九以前。其間接鼓吹奔走思擢專制之餒者。誠不乏人。若夫直接實行一蹴而倒彼魔王者。謂非共和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。八月十九以後。其被動響應協力以集事者。尤不乏人。若夫主動首義。樹旗幟以爲天下先者。謂非共和黨首及黨員之功得乎。是故人人所痛恨之君主專制政治。實假手於共和黨鋤而去之。此共和黨不畏強禦之一表徵也。臨時政府成立以後。革命元勳滿天。

下。其中熱誠愛國勞苦功高者固多。而假託名義希爭權利者。抑亦不乏。充事勢遷流所極。幾使人與法國革命時代之山岳黨生聯想。夫使山岳黨出現。則恐怖時代至。而國不可問矣。且去君主專制而得寡人專制。革命之志。不其荒耶。共和黨乃集國中穩健分子。舍破壞而圖建設。黨基既立。漸引國人入政治軌道。使寡人對制之現象。無自發生。此又共和黨不畏強禦之一表徵也。

共和黨對於國家之功德。既若是。其對於政黨之功德。又可得言焉。小黨分裂。非國之福。此義多人能言之。然最初能合併各黨以成一大黨者。則共和黨也。此其有造於政黨者一也。因共和黨發榮盛大。而影響及於他黨。遂使他團體之本不為政黨組織者。亦改為政黨組織。黨制黨義。亦隨而改良。使中國漸入於大黨對峙之正軌。此在他方面雖有主動力。而共和黨之助動。亦不為無功矣。此其有造於政黨者二也。由此言之。則將來中國政黨史。以共和黨為最有價值。夫復何疑。

共和黨有極名譽之過去歷史。既如是矣。然共和黨固以建設為目的者也。故其重大之責任。實在將來。既思舉建設之大業。則當研求近世政治之原則而嚮往之。以鄙人所見。則共和黨之黨義。最可誦矣。請更引申說明之。近世以來。各國之政體。其特色雖多。而其大原則不出二者。一曰政治之公開。二曰政治之統一。夫國家政治。是否必由公開然後能得良好之結果。此理原難斷定。何以言之。往昔獨裁之治。當其得一二豪傑。未嘗不可致政治於修明。雖然。迨乎人亡。則政因而廢。其為術可偶而不可常。可暫而不可久。此在歐洲十九世紀以前之政治。及中國數千年之政治。大抵若此也。近一世以來。各國實行立憲之政。於是有君主立憲。有共和立憲。同屬君主立憲國。英與德異。德與意異。意與比異。比與日異。同屬民主立憲國。美與法異。法與葡異。葡與南美諸國異。然有

一共通之原則。則政治之公開是也。所謂政治之公開者。凡一切行政立法財政。大抵經人民公議。議決以後。又必以種種形式從而公布。然後執行。其藉口於運用之便宜而付諸祕密者。獨外交一端而已。外交爲物。乃此國之國家人格與彼國國家人格相互之交涉。與一切行政立法對於人民強制有遵守之効力者。稍有不同。故得爲例外。自其根底論之。一階級或一私人之特權。經多少反抗。歸於消滅。乃政治所由公開之大因也。近世學者。常謂立憲政治爲國民參政之歷史。以鄙人觀之。則政治之參與。不過立憲政治之一種特色。若預算之公布法律之公布。乃至行政手續之公開。法庭之公開。皆此政體上應有之作用。故不如謂爲政治之公開。能隱括一切而表彰各種之特質也。由此言之。政治公開之原則。實由各國先民積多少年之經驗。認此爲改良政治之不二法門。故其民不惜嘔心瀝血。必求得之而後即安。歷觀各國革命史立憲史。其所爲犧牲一切以求易得者。舍此更有何物。而今日中華民國之政治。果已采公開主義耶。抑仍采祕密主義耶。抑又公開其名而祕密其實耶。內觀中央。外察地方。彼公開主義之未嘗實行。雖阿好者恐亦不能爲諱矣。而祕密之習一日不革。則政治一日不能改良。循此以往。則去年革命之結果。所得果何物者。趣一國政治之軌。使向於此第一原則以進行。此共和黨不可辭之責任也。

第二政治之統一。中國曩爲大一統之國。以理而論。應無統一不統一之問題發生。然不知數千年來。掌握統治大權者。雖在君主。而實際中央與地方之關係。至今無正當明確之解決。起義以還。離心力之進行尤甚。繼今以往。此統一問題。殆非一二年所能解決也。夫世界各國。其因此問題而費國中英豪之心血者。不知凡幾矣。意大利素爲分裂之小邦。因三傑之協力。乃得統一。德經三次戰爭。德意志帝國乃成。日本維新其最苦者。尙不在去

德川氏而在廢藩置縣。美國離英而獨立。中間五六年。成一無政府之狀。當時發生二派。一爲鞏固國權派。一爲保守州權派。數百年二派遙相對峙。未知所決。林肯以後。政漸集中。至羅斯福爲主。張權國最烈之人。其提倡之新國家主義。蓋正爲美國分權派對症發藥也。英國本部。只三島而已。本無集權分權之爭。（阿爾蘭自治問題暫置勿論）近年海外。殖民日拓。日廣。爲抵禦外侮計。於是張伯倫派倡大英帝國主義。今與自由黨爲劇烈之競爭。卽此二主義之競爭也。要而論之。各國情形。雖有不同。而其大勢。皆紐分以爲合。團小以爲大。史蹟昭昭可見。我國前此本僅有統一之名。而無統一之實。民國既建。乃至幾並其名而去之。省自爲政。縣自爲政。其勢殆非盡破行政系統不止。他國歷史上本屬分裂。絞心血以求合。我則歷史上本屬統一。爭意氣以求分。爲道不太相反耶。循此以往。則全國華離破碎。人不瓜分我。而我先自瓜分矣。趣一國政治之軌。使向於此第二原則以進行。此又共和黨不可辭之責任也。鄙人自以上二者爲近世政治之特色。非謂各國能盡實行而無憾也。日本自頒布憲法以來。其政體之進行。大抵悉依立憲國之原則。然於責任內閣之外。又有元老一級。立於政局之後。至今爲國中衆矢之的。思有以去之。而其他各國中類於此者。亦非盡無。吾國成立以來。行政機關則有國務院。立法機關則有參議院。自表面視之。固近世之新式政治也。然竊嘗取參議院議案而考之。每日議事日表中。其無關宏旨者十而八九。其繫乎國家大本者不獲二三焉。卽令繫乎國家大本矣。在議場之所議與議場以外之所行。是否一一相應。卽令行矣。其所行者。又是否按議案之宗旨而收其效果。鄙人返國日淺。不敢妄下批評。想吾全國民自有公論也。夫以二千年之專制。一躍而進爲共和。事事以西洋立憲慣例相繩。固不免近於太酷。然十餘年志士仁人費多少心血求得有百度修明之日。而今之效果如此。則政黨員之責。必尙有所未盡也。故鄙人之

意。共和黨員起義之功。與其維持調護之力。猶不過民國開幕之第一劇。至其最精彩最出色之活劇。當在今後也。

鄙人於共和黨之黨義。嘗取而服膺之。以上所云。即係隱括三義而言之。然鄙人以爲凡黨有黨義矣。則不可不抱其黨義爲奮勵無前之進行。於是當研究黨之進行。

凡言黨之進行而求貫徹其主張。第一事之現於腦際者。則愛黨是否即爲愛國一義是矣。大抵各黨對立。各有其所標之黨義。謂我爲獨是。謂彼爲盡非。以理而論。實不盡可通。要知凡政黨須以國爲前提。不以國爲前提。不足爲政黨。夫既以國爲前提。則所標之黨義。雖各有異同。要之。不謂之愛黨即愛國不可得焉。且各黨雖各爲極端之主張。而其現諸實行者。恆應於國家之利益。然後能與國中輿論相應。則一黨之所主張。誠自認爲切中國家利益者。雖極端主張之可也。且欲求一黨主張之貫徹。並非含有妨礙他黨之意。西方各國政黨中。父子兄弟有在異黨。各尊重其黨義。各行其主動。而毫不相妨。而各能有利於國家。此鄙人所以謂真求本黨之發達者。間接即尊重他黨者也。

然一黨欲貫徹其主張。則於黨之內部不可不加关注。第一則意思之統一。第二則行爲之統一。蓋黨猶軍隊。軍隊之號令之不一者。不能效命疆場。黨亦猶是焉。美國南北戰爭以後。共和黨握政權數十年。中間民主黨居於政府地位者不過四五年。一二年來。共和黨中漸見分裂之兆。至最近候補總統問題發生。而羅氏與塔氏分離。抑不僅至今日而始現分裂之兆。去年國會總選舉。民主黨人當選者多。而共和黨大抵皆落選。返觀民主黨一方。則今次候補總統定時。民主黨白里安。本屢次之候補者。甘居退讓。爲威爾遜盡力。投票至四十餘次之多。卒

決定威氏爲民主黨候補者。此其一致之精神。已足移國民之觀聽。而對於歷年戰勝之共和黨。已表示一種不可悔之態矣。英國亦然。沙時勃利氏死後。保守黨無能統禦全黨之人物。卽以巴爾福論贊成者多。反對者亦復不少。故保守黨在今日。視昔全盛時迥不相同矣。夫黨之統一與否。與黨之進行。其關係既若是其大矣。鄙人以爲吾國歷年來政治上之主張。得分二派。一爲漸進派。一爲急進派。此二大潮流也。今民國成立。局面一變。今之黨派。固不必以昔之黨派爲界限。然人類性質。有此兩大潮流。所望共和黨能與同性質之分子爲同一之進行。則共和黨將於一年來有光榮之歷史上。更增無窮之光彩。而吾國基礎。亦得處於磐石之安矣。

蒞民主黨歡迎會演說辭

十月二十二日。民主黨開全體大會。歡迎先生於湖廣會館。在京黨員咸集。各黨來賓亦至。會場充滿。無復隙地。首由方貞君述歡迎辭。稱述先生道德學問。及前此所以盡瘁於國家者。並言先生與本黨關係素密。今方當籌備成立伊始。一切待先生指導云云。次先生演說。凡歷三小時。聞者莫不動容。演畢後由馬相伯先生良繼演。益發揮先生所演之精神。次則國民黨來賓江天鐸君亦有演說。其黨員及來賓欲演者尙衆。以爲時已晏而止。先生演說如下。

鄙人歸國後。赴民主黨盛會。三度於茲矣。初至天津之夕。受本部幹事諸賢張讌慰勞。翌二日。承直隸支部全體相邀茶話。鄙人皆嘗於席間略攄所懷。奉塵清聽。今復承開全體大會於首善之區。羣賢咸集。猥相獎借。榮幸何如。

今日中國已確定爲最神聖最高尙之共和國體。而共和國政治之運用，全賴政黨。此不待煩言者也。國中先覺，深知此義，故一年以來，注全力以從事於政黨之建設。其先各黨林立，派別繁多。至今日已漸合併成爲數大政黨。若共和黨國民黨皆是也。民主黨成立雖稍晚，然其分子之健全，則不讓他黨。此亦天下所共見，不勞鄙人再爲頌禱者也。

政黨事之重要既若是，然則如何始能辦成真正之政黨？此舉國所應研究者也。外人對於中國今日政體之變遷，每多爲失望輕薄之詞者。故鄙人在海外，已幾不願與外人爲政治談。彼以爲中國人無運用立憲政體之能力，推求其原因，則謂中國人之性質，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。此言實足令人愧憤。但愧憤無益，我輩當有以雪此辱。且我輩固不能承認此等外人之言。然我輩不能不承認組織政黨爲一至難之事。其艱難之責任，亦惟我輩負之而已。

將欲令一國真正政黨之成立，必先有一模範之標準。今舉所見略陳數義。

(一) 凡政黨必須有公共之目的

政黨者團體也。凡團體皆具有人格。政黨之爲人格，雖非法律上之人格。然社會學上則不能不認爲一種人格。例如國家及自治團體等然。中國國家雖存於四萬萬人中，而實立於四萬萬人之上。北京自治團體雖在於數百萬人中，而實立於數百萬人之上。皆有自己之意思及自己之行爲者也。否則即不名爲人格。故凡團體雖合多數人而成，然一面既存於多數人之中，一面仍立於多數人之上。別有自己之意思及自己之行爲。譬如今日在座諸君，皆民主黨黨員。然於諸君之外，尙有一人焉。其人之姓名爲誰？則民主黨是已。明夫此義，則知團體之

人格與自然人之人格性質無異。凡人所以生存者，必有其目的，惟有目的，故能爲有機之發達。團體亦然。惟人之發達，爲人所易見。若團體則難見。其目的自何而來？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。除其組織此團體之團員以外，又何從而認識之？然團體之生命，雖寄存於團體之中，而欲集合多數人之目的，爲一團體之目的，則斷乎其不能者也。譬如集三四人於此，各有其目的，欲集合此三四人之個人目的而成一三四人之總目的，人多知其不可。況以一團體之大，又誰能集合無數人之目的，而以算學上加減乘除之法得其總目的乎？是必於個人私目的之外，尤有一公共之目的焉。爲團體之目的，故凡團體員，必有兩種之人格：一爲私人之人格，一爲公人之人格。譬如某某一私人也，然又爲中華民國之國民。團體與團體員之關係皆若是矣。自構成團體之個人言之，雖各有其私目的，而自團體言之，則有一公共之目的，以立於各私目的之上。各個人放棄其私目的，以服從此公目的，始能成爲團體。若有一絲一毫之私目的，以加入此公共目的之中，則雖以父子兄弟之親，亦不能成爲團體也。故凡爲政黨員者，必闕除其個人之私目的，以服從政黨之公目的。此政黨存立之根本要素也。試問我中國人有此精神道德以履行此說乎？我觀於今日之政黨，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慨然者。分明政見不相同，而居然可以同黨。分明無意識之人，而亦居然加入黨中。幾令人不能知其公共目的之所在。若此之結合，決非以公目的結合，乃以私目的結合者也。以私目的結合者，決不能謂之政黨。乃亦有公共目的相同而不能聯合者，是必有私目的雜乎其間以爲之障耳。故不同目的而相合者，其原因固在私目的，同目的而不相合者，其原因亦在私目的。夫合數私目的不能成一公目的，孰謂可以私目的成政黨乎？就令成黨，終亦必分。長此以往，我恐必有一日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小黨，而真正之政黨則永無成立之望矣。故爲政黨員者，須深去私目的，以服從政黨所